

名模之路

Model
Way

周正雨/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模之路/周正雨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 - 5063 - 3582 - 4

I. 名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7263 号

名模之路

作者: 周正雨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億点印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46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582 - 4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这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。作者一气呵成写下去，让读者一气呵成读下去。小说写了漂一族这个新社会群体的生存拼搏和心灵苦涩，与情、与德的矛盾几经起伏，感情描绘细腻，看得出作者创作的努力和艺术的潜力。

年轻漂亮的安静怀着模特梦独自闯荡京城，可严酷的现实破碎了她的美梦。开始，在她为找不到一份工作而苦恼无奈时，正直善良的惠一鸣帮助了她。从此，两人相爱并同居了。然而，安静的名模梦使她不甘心和惠一鸣过贫穷的生活，此时，她遇到了有权势有身份的刘剑平，在欲望的驱使下，她抛弃了惠一鸣，当了刘剑平的情妇。在刘剑平的帮助下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名模梦。然而，她向往已久的生活给她带来了什么？她感到精神更加空虚。为了不被生活淘汰出局，她加入了大学同学李娟所在的公司。在与李娟争名夺利的过程中，李娟为了报复安静，开车把她撞倒在地。在病床上，安静第一次静下心来自我反省，重新去理解人生的幸福和意义。小说写了复杂的人性，然而，主题最终落在人性得以回归和对现实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上。

小说写了一个爱情故事，着眼点却不在爱情本身，而是通过人



物性格思想的发展变化，来概括社会生活中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普遍现象，反映时代的特征。小说的不足之处是结构意识稍差，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加以注意。

乙酉雪冬

萧云儒

二〇〇四年的第一场春雨飘洒后，安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她的小行李包里由于有钱，没有搁在行李架上，而是抱在怀里，两手暗暗用劲，似乎生怕谁会抢走。第一次出远门，她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。其实行李很简单：一个精致的鹅黄色软布包，里边装着两套换洗的衣服，一千元钱，一些化妆品等。除了这些，她还带着年轻人全部美好而沉重的梦想。

离开令她厌烦失望的家乡时，意想不到的，这片土地突然产生了魅力，变得可亲可爱，令人留恋；而自己向往的遥远地方，由于陌生而令人生畏，再加上想起母亲临别时担忧关爱的目光和反反复复的叮咛，父亲干枯颤抖的手把十张百元钞票递给自己，安静的心弦又被拨动了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又往上涌，在眼眶里直打转。眼前的一切模糊了。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咬牙咽下泪水，才不至于泪流满面。

火车加速向北驶去。直到眼前的田野越来越陌生时，与家乡连在一起的思绪渐渐消失了，安静才将精力和想象力集中在遥远模糊的北京城。

即使南国的早春比较温暖，可越往北，天气会越冷。于是，安静特意加了一件橙色羊毛衫，略显宽大，灰色紧身裤使她的腿更显修长，黑色中跟鞋钉了鞋掌，又结实又黑亮。她知道自己的美，并



会自我欣赏，发誓不枉度青春。她天生有一副高挑儿的身材和姣好的容貌，加上年轻人的热情、自信和闯劲，幻想再一起作用：这就是她孤身闯荡陌生神秘大都市的资本。不过，当她真正坐在火车上意识到自己要干什么时，自卑和畏惧感开始影响她的情绪，骄傲大打折扣，她意识到，自己还有些天真、渺小，甚至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未来将会怎样？她猜测了半天，拿不准，干脆不管它了，只感到害怕，只有拿惯常的那句话——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来宽慰自己。但她仍然有些拘谨不安，面部表情有些僵硬。她的情绪很复杂，但有一点很明显，那就是一种独自远行寻梦的悲壮感。

安静决心追求更好的生活。第一步先去北京打工，挣够了学费，再上模特学校。然后在流光溢彩的T形台上展示自己亮丽的青春。她很天真，认为北京只要最好的，而自己的身材就是最好的，自信地认为，去了就会成功。

北京充满了机会，但更多的是残酷和竞争，并不是一片乐土；希望与失望、成功与失败、正义与邪恶、欢乐和泪水的悲喜剧每天都在那里上演着。少数的人成功了，有些人可能刚站稳了脚跟，勉强生存了下去，但更多的是精疲力竭，失望叹息无奈，一无所得，伤痕累累，甚至想退出这片“乐土”。与此同时，每天却还有成千上万的追梦者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大都市。

一年前，安静从南方省城的纺织学院毕业。她父母都是工人，母亲还下了岗，全家只靠父亲一个月六百块钱的工资维持生计。但是，父母省吃俭用供女儿上大学，希望她不要像自己，而是靠知识吃饭，改变命运，过上好生活。可上完大学，愁苦事并没有减少，反而加重了，忧愁笼罩着全家。毕业一年多了，安静还闲呆在家里，一直没工作，虽没抱怨声，但情绪越来越差。父母看在眼里，更加着急，却没办法。政府虽说不分配，但那些没上完高中的或自

费生，靠权靠钱靠关系，一个个“安排”了工作，吃财政去了，安静从正规大学毕业，却被晾在了一边。她只有靠自己了。

靠什么呢？安静在纺院就是学院模特队的，她身材高，三围都接近标准，身材近乎完美，懂行的人都称赞她是一副标准的“衣服架子”。她看到了自己的长处，自信心大增，在学院模特队训练不但不觉乏味，反而更加刻苦，决心练出过硬的台步。因而，在学院模特队，她已进行了模特的基础训练。她翻阅模特服饰方面的杂志，欣赏精美画页上面名模的服饰、面孔、发型、身材，收集辛迪·克劳馥等名模的图片，羡慕人家风光的生活。这些都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欲望。

后来，她亲自看了一场模特表演，大受感染。T形台上的灯光、音乐、衣饰，以及模特的风采、表情令她着迷，欲望在她的胸膛间低声呼唤，让她觉得，与别的职业相比，模特更适合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不但能展示女人的身材和美，还能穿各种各样的四季服装，满足虚荣心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对别的行业不屑一顾，认为模特这一行业才是最神圣的。

当初，她并没想一步登天，只是有个很现实的想法，先找个工作，站稳脚跟，有了经济来源，再到模特行业谋求发展。但是，工作没找到，看到父母为自己心焦，她决心自己找一条出路。

她联系到了在京城的一个同乡，小时候两人是朋友。那位同乡要她来京城发展，说京城能提供给人更多的机遇和舞台，且更容易出名成功，只要你是天才。安静的欲望梦想再一次受到她的鼓动，就跃跃欲试了。她对北京一无所知，反而扩展了欲望，想去京城圆梦。

坐长途列车虽然有些疲劳，何况又是硬座，但对第一次出远门的安静来说，看到的一切都令她好奇，伴随着兴奋，贪婪地望着眼



前陌生的一切。她的思绪又转移到京城上面：那是怎样一个城市？想象力给了她种种不确定的答案。她干脆不想了，觉得那样做很累。于是，脑子里只剩下神秘期盼和略微的焦急。她不由看了看表。

安静有些累了，头靠在椅背上打了一会儿盹。等睁开双眼，列车已经驶入夜色中的城市。安静心一惊，激动了起来：莫非已进入了北京城？她的脊背离开椅背，扭头好奇地望着车窗外，紧张地辨认着。高大的建筑，宽阔的街道，草坪，立交桥下不见头尾奔驰的车辆，另一条路上，等待绿灯的车流，人行道上的行人……多美的城市夜景，都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显得气派而神秘。对！就是北京城——她分明看到了一个部级机关和一所北京名校。

“北京，我来了！”

气氛和环境换成了另一种。她感受着这里的气氛，像打了一针强心剂，疲倦消失了，对这座城市越发有兴趣。想到自己以后要在这里生活，发展事业，享受京城的文明，或许还会巧遇白马王子……她心潮澎湃。

安静的心稍平静了一下，故意排除心里的陌生感和距离感，愿意接受这里的一切，并尽快融入其中。不过，在这座庄严、繁华、气派、神秘的大都市面前，她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，像被淹没了，顿时底气全失；原来由于不了解这里而产生的美梦显得十分可笑，不切实际。她被这座大都市吓倒了，自嘲当初怎么会产生来征服北京这座大都市的想法。她的自信心受了打击，脸红耳热。

列车上传来女播音员热情的令人温暖的报站声。列车开始减速。安静有些紧张，早早把行李搂在怀里，担心下车时忘了带，那可完了。

当晚，朋友忙得团团转，但还是来招呼安静。首先是请安静吃

饭。安静一天没吃东西，碟子里菜的色、香、味又勾起食欲。等喝下最后一口汤，身体向椅背上一靠时，她长嘘了一口气：一切还好。

至于安静的安身之处，同乡已早在半个月前托人办理好了，只是房租还得问问安静，看能否接受。开始，安静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，觉得房租有点贵，一个星期后，安静终于答应了，一来，老住在同乡这里，吃人家的，住人家的，过意不去，时间长了，未免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；二来，靠自己已是租不下房子的，对什么也不熟悉，路也找不着，更别说租房了；再说，北京房子也难租。同乡把她送到出租房。房子其实是个地下室，面积只有十平方米，很简陋，采光不好，又暗又潮，地上爬着虫子。但安静知道自己的处境，准备先苦后甜，因而，也没有为难之意。她踏踏实实收拾着：清扫墙壁，粗糙的地方糊上白纸，为了好看，贴几张花花绿绿的画，买了被褥床单，看电灯线路是否完好……她像地鼠一样，从地下出入。

接下来，就得靠自己出去找活挣钱了。这让她为难。她想依靠别人帮助，于是想到舅舅，说不定他能帮自己找到一个称心的活儿，再说，既然来北京，理应先到舅舅家走一趟。



拨通了电话，舅母很热情，要她过家里来，说了自己家的位置，坐几路车，并强调在哪里倒车。安静费了三个小时才找到。

到了舅母家，展现在安静眼前的是一套不太豪华，但非常整洁的房子。安静非常兴奋，和舅母热烈地聊了起来，东一句西一句，没个主题。安静突然问：

“梁慧姐姐应当快下班回来了吧？”

门锁响了一下。安静扭头一看，门开了，正是梁慧。安静站起来，笑着上前问候表姐。梁慧比安静大一岁，小时候一起玩过，好多年不见了。安静发现，表姐不抹口红，不描眉，脸上着淡妆，衣着素雅得体，手指纤细，指甲修剪成杏仁状，十分光洁，目光沉静，温柔的眸子里隐含几丝忧郁和孤独。但是，梁慧看见表妹来了，还是很愉快的，从安静身上嗅到了异域清新的乡土气息，心情开朗了起来。只是安静的打扮出乎她的意料。玫红色针织上衣，露出脖颈和小前胸，腰带一束，细腰突显，粗花呢过膝裙，使她优美的长腿更加迷人性感，发梢铜棕色，柔顺的长发从脸颊两边披散下来，在红色的小翻领上拂来扫去。想起安静是纺织学院毕业的，才知道她为何这么会打扮。

两人寒暄了几句。安静发现，梁慧面色平静，言语不多，非常乖巧温顺，说话声音低沉，和小时候大不一样。

一会儿，舅舅回来了。舅舅梁正秋二十四岁那年从北京的一所名校毕业，他没有回南方老家，而是留在了京城。后来娶了本地姑娘，也就是现在的舅母，在京城安家落户。一家人的生活平静祥和，愁事和喜事一样少；像大多数平凡家庭一样，没有大起大落，求得安宁，便是幸福。梁慧跨过了烂漫天真的花季，就变得寡言少语孤僻多愁；把寂寞当做享受，沉思当成乐趣。她和母亲说话，决不把心事说出口来，更不会在父亲面前撒娇在母亲面前亲昵，嘴唇闭得紧紧的，简直像一个外人。

现在，梁慧已经工作了，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，更加孤傲，心灵却愈加纯净，像一枝兰花，孤单地成长，在寂寞中绽放。她不追求时尚，不喜欢听流行歌，心中却回荡着过去的老歌。不过，她并不是悲观厌世，而是心性使然。她不爱看那些男男女女演的爱情片，专爱看动物世界里的小动物，为它们的命运叹息。别人都有一帮朋友，一起聚会，相互热闹，相互解闷，她不大合群，偶尔参加一个生日聚会，说话最少的往往是她。别的女孩子喋喋不休，因为一句很无聊的话笑个不停，她却纳闷什么原因使她们笑成这样。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真是无聊，以后便决心不凑这种热闹。平庸的生活很少能满足她诗意般高洁的心灵。于是，她的床头堆满了小说。她一本一本读中外小说，被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深深吸引，动情处，陪女主人公滴几颗眼泪。

读小说使她大开眼界，增长了才智，思绪总在虚幻的情景上面；男女间纯洁的爱情使她渐渐生出柔情。但这并不是说她不了解时事，她本身就有一颗敏感、高贵的心，又喜欢探索人性，再加上小说教给她用批判的眼光看社会。她觉得社会风气确实不可爱，感到失望，觉得窒息。于是，她干脆退缩到自己的小卧室里，自己营造了一个世界：有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，阳台上有兰花，有自己喜



爱听的音乐，还把怀里的小白猫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一边抚摸来抚摸去，一边沉思遐想。她自认为世界很大，一点也感觉不到寂寞。

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别人给她介绍对象，她总是惶恐不安地去见面，末了，总是失望。这些男人都一个样，谈吐庸俗，一副世俗的面孔。最着急的是母亲，担心女儿年龄大了，不好找对象。梁慧的负担更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安静羡慕表姐家在京城，又有稳定的工作，却情绪低落的原因。梁慧也意识到自己和安静谈不来，于是干脆躲进卧室。安静和舅母坐在客厅里，说西道东，一长一短，低声细语，捡起个话头，说完就丢开了，之后再说别的。

一会儿，梁慧的姨姨来了。于是，梁慧从卧室走了出来，加入了谈话行列。不过，梁慧沉默的时候多。听着她们喋喋不休的谈话，她思绪恍惚，听进去一句听不进去一句，像个不认真上课的孩子，开了小差，思绪飘得很远。她们的谈话干巴巴，废话连篇，激不起她的半点兴趣。她把心事悄悄地藏起来，不向别人吐露。姨姨扭过头来，疼爱地打量着梁慧，手搭在梁慧肩上，说：

“像梁慧这样的姑娘，实在不多见。”

说话间，姨姨说自己单位里分配来一个年轻人，正好梁慧也大了，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如果梁慧情愿，她愿意牵线搭桥。梁慧听了，无动于衷。姨姨又关心地问她想找个什么条件的。

梁慧淡淡笑了一下，没应答，心里却想：在爱情上，我不会太自私，处处要自己满意，但也决不委屈自己。其实，梁慧自己也承认，爱情需要奋斗，但她整天呆在家里不愿走出去，不像那些年轻人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出入各种聚会、交际场所，表面平静冷淡，心里却热烈干渴地等待一次美丽的邂逅，把浪漫的爱情故事创造。梁慧从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，纷扰的社交场合令她厌倦，她不习惯那里的嘈杂虚伪和男人饥渴的眼睛，宁愿沉湎于离奇的幻想。

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思想，谈吐又庸俗；社会上吹什么风，他们嗅到这股味，就蠢蠢欲动，把多余的精力花在吹牛神侃、追逐时尚上面，随波逐流，满足私欲，乐此不疲，原本不多的一点纯真就此丧失了，很快被社会“同化”。年轻男人装得像上了年纪的，老成持重，笨拙地学习着社会，圆滑机灵，说大家都说的话，持世俗的观点，出入社会，不多几个回合，就是一副世俗的面孔：挣钱是为了寻欢作乐，交朋友是为了相互利用相互解闷，穿新衣服是为了掩盖心灵的贫乏和自卑，找对象是为了占有女人，发泄情欲……

梁慧外柔内刚，为人处世自有一套，不为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左右。她感情丰富，脑子里想的总比现实好许多。她意识到活在现实中有个不现实的头脑，注定要受苦，但连她自己也称为，降低自己适应社会会更加痛苦，于是，我行我素。她看问题，重本质，不为外表所迷惑，因而，一个花言巧语的男子会让一般的姑娘感动不已，而对她说来，只能是让她更加反感。她诚实、纯真，也看重男人的这些东西。

今天，姨姨说起的男子，她倒没抱多大希望。听了妹妹这么一说，倒是梁慧母亲感兴趣了，凑近妹妹，细盘问起那个男子的年龄、性格、出身、家庭状况，以及为人处世等。妹妹说：

“这个男子个子、长相、文凭还都不错，不足处是……只是，咋说呢？有点怪异，和一般人不一样，舌头硬，把人不放在眼里，不合群，跟人格格不入，对什么也看不惯。看似温柔，脾气有时很大。我们私下里都说他是‘外星人’。他这样的人，在社会上混不开，梁慧跟上他，恐怕要吃苦受罪。但人品没问题，不使坏心，又没心眼儿……”

梁慧母亲听了，有些泄气，又和旁边的安静说别的去了。可梁慧听姨姨这么一说，心动了，低声问：



“姨姨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惠一鸣。”

“惠一鸣”三个字在梁慧心上跳了三下。她的心情顿时开朗了起来，仿佛看到了希望：他与众不同……

送姨姨下楼梯时，梁慧鼓起勇气，想再了解一些惠一鸣的情况，言未出口已满脸燥热，眼看姨姨要走了，她才终于开口了。她虽没明说，但暗示表露出想见他一面的意思。姨姨看出了她的心事，先答应问一问人家，如果惠一鸣也有此意，尽早安排见面。

第二天，梁慧姨姨打来电话，说男方听说了对梁慧的介绍，很有兴趣，乐意见一见。于是，梁慧姨姨在电话里干脆说就让两人今天下午见面，至于见面地点，原本应安排在咖啡屋、酒店之类的地方，可她觉得两个年轻人一定能相互看中，成的把握性很大，不如干脆引男方到梁慧家里来，一来，更显得亲近温暖，更容易营造一家人的气氛；二来，别的人也可以见见惠一鸣，打量观察他，然后给梁慧出主意当参谋。于是，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，下午四点半见面。安静帮舅母收拾房子，又参谋梁慧应当穿哪一件衣服。大家忙乱成一团，心里却甜蜜蜜期盼着。

提前十分钟，梁慧家的门铃响了起来。安静朝猫眼里一看，一男一女，正是他们。她笑着向舅母和梁慧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开了门。梁慧心一慌，有些激动，战战兢兢走进了卧室。把惠一鸣让进屋后，梁慧母亲客气地招呼他坐。安静把早已擦干净的茶壶拿过来，热情地沏茶递水，目光在他脸上扫来扫去，春情也被这场合影响，脸上现出未嫁姑娘的羞涩和多情，不过，不是给她介绍对象，她要胆大轻松得多。就是她？多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修长……惠一鸣又瞟了安静一眼，暗自想。

“梁慧。”姨姨朝卧室叫了一声。

梁慧从卧室走了出来，嘴唇紧闭，带点矜持，坐在惠一鸣斜对面的椅子上。惠一鸣抬头看她，梁慧大胆地迎住了他的目光。她的眼神有一种忧郁的、很沉静的东西，真吸引人。惠一鸣想。梁慧也觉得，看他的眼神，竟一点也不陌生，让人感到温暖亲近，有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。别的人假装轻松地说天谈地，东扯一句西撷一句，注意力似乎在琐碎的话题上，可眼角时时留意着两人的神色表现。只有安静大胆地看惠一鸣，毫不拘谨。

梁慧不说话。见惠一鸣显得尊贵，言谈举止确实不同凡响，面带几分清高，心想，他确实与众不同。假如爱是一种感觉，那么，梁慧对他可谓一见钟情，却假装不大搭理他。倒是安静给惠一鸣端茶递水，热情大方，再加上她长得要漂亮一些，有模特般的身材，惠一鸣不由多看了她几眼，有些冷落梁慧。这一切没能逃过梁慧的眼睛，她不愉快地想：他看上去是个好男人，但避免不了一般男人好色的缺点。不过，她很自信，认为自己身上有比漂亮更美好的东西，时间长了，被惠一鸣发现了，更会吸引他；同时，她相信惠一鸣对安静的漂亮只是看看而已，不会太认真。不过，惠一鸣也觉得，梁慧身上有一种捉摸不定的、内在的东西，很吸引人，是安静身上体现不出来的。

一小时过去了。惠一鸣觉得再不能坐下去了，于是，站起来要走。大家纷纷站起来，挽留他再坐一会儿。惠一鸣客气了一下，往门口走去。大家都在门口送他。梁慧身体倚在稍远处卧室的门框上，满脸眷恋，热辣辣的黑眸子投来一束热情的意味深长的目光。惠一鸣走后，大家一下子轻松了起来，七嘴八舌议论开了。安静笑着说：

“给人感觉怪怪的，感觉有些陌生，不像个正常人。”

梁慧心想，别的人才不太正常，他才是个正常人。不过，梁慧



既感情丰富又很理智，心想：他是否如我所看到的那样？……还得通过以后的交往了解来印证。

安静不安了起来，说自己已经住了几天了，也该走了，明天还要出去找工作，真是愁死人了。舅母说再住一两天，工作慢慢找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。可安静却有些心急，执意要走，舅母见她这样，不再强留。送她出门时，叮嘱个不停。安静几次回头，频频应答。

在公交车站等车时，安静猛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不正是惠一鸣吗？他也在这里等车？在京城，到处是陌生人，虽然与惠一鸣刚见了一面，但她却把他当熟人看。惠一鸣也认出了安静。两人说了几句话，又说起各自的住址，原来是坐同一路车，而且住的相距又不远。安静笑着问起惠一鸣对表姐的印象和看法，惠一鸣笑了笑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安静说：

“你俩成了，你就成了我表姐夫了。”

“但愿这样。你是梁慧的表妹？咱们以后可以多联系。你手机号可以告诉我吗？”惠一鸣说。

“当然可以！有你这么个姐夫，我找工作或遇到困难，还得靠你出面帮忙。”

公交车来了。惠一鸣和安静一起上了车。

下车时，惠一鸣请安静到自己的陋室坐一坐，安静说以后再说吧。

从宽阔干净的正街拐进一个小巷，步行约两百米，再向左拐，出现更窄的小巷，有五十米左右，然后右拐二十米，就到了惠一鸣的住宅。小巷窄小，路面不平整，两边的建筑陈旧破烂，被烟熏得发黑，门面的旧房子屋檐很低，柜台后边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向外望着，使人感到压抑、阴沉。小巷内排水不畅，污水四溢，在低洼

地聚积了起来。偶尔穿过小巷的车辆哗一声，溅起的污水让行人躲闪不及。每天早上九点钟，小巷内店铺的门一一打开。蹬三轮车的拉着货物，颠簸着从小巷内穿过。一束阳光从楼顶斜射下来，照在发黑的窗子上。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卖水果的、摆地摊的都在固定的摊位继续昨天的生意。小巷内渐渐热闹了起来，像一池死气沉沉的污水，被搅动了几下。这里的一切都令人生厌，一个心情好的人，穿过这里，也会突然增加另外一种不愉快的情绪，想尽快逃离这里。这里住的大多是穷人，有开小旅店的，靠卖针头线脑维持生计的，有打扮妖艳的舞女，有租住房子的大学生，也有刚参加工作的没钱人，如惠一鸣之类的。这些人早出晚归，似乎都不情愿回到这里。这里的人，大多来历不明，口音不一，虽然天天见面，相互却从来不打招呼，而且脸上带着厌烦的表情，时时掩饰着阴暗的心理。

惠一鸣住的楼房共四层，他住在三层上。房间面积有三十平方米。站在窗前俯视下去，正好看见别人家破旧的、零乱长着杂草的屋顶，约两百米远的右前方，突兀一座圆柱形高楼，装潢豪华，与左边的一座楼遥遥相对。从两楼中间望去，就可看见宽阔的、昼夜喧闹的街道和广场的一角。惠一鸣常站在窗前，遥望街道上奔驰的各种车辆，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巨大的广告牌。夜晚，那里灯光闪耀，酒店正忙着营业，如人间天堂，惠一鸣又感慨又惆怅，只得把梦暂时压下去，以免徒增烦恼。

他租住的房子简陋破旧。墙壁刷了白石灰，但即使这样，由于窗子小，里边光线不足，想看看书，要么凑到窗口处，要么得把电灯打开。水泥地粗糙不平，上面随意摆三张破椅子，靠墙是半新的沙发，一看就有一股凄凉之感。剩饭味弥漫在屋子里。厨房案上零乱地摆着没洗的碗、勺、刀和筷子，角落里一个黑色的钢筋洗脸

